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七

起開元因數五月盡
赤奮若七月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

來至

萬年京縣屬京兆
繒悉陵翻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

始改

御袂而御衫衫單
衣也將即亮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

行在

澠呼廣翻使疏吏翻羅綺也綾文繒丁度曰古者芒氏初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

縷織而交眼者為羅擔都濫翻肩負為擔天子所至為行在所

幕僚何士幹請行

澠喜曰君能相為行

為于偽翻

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

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

待直里翻

登舟

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籌

厨籌當作厠籌

澠皆

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

史言韓澠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

艘蘇遭翻下同晟成正翻考

異曰柳玭叙訓曰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乏糧糗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

月未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遽達乎今不取

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

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

相警

將即亮翻扣擊也船邊曰舷音胡田翻

五百弩已設矣比至渭橋

設居

候翻引滿比必利翻及也

盜不敢近

近其時翻

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

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

人常衣絹裙

衣於既翻絹裙與袂翻緣帛織成而無紋其精善者曰縉俗亦謂之絹

破然後

易吐蕃既破韓旻等

吐從暇入聲破韓旻見上卷是年四月

大掠而去

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

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刺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

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

泚且禮翻又音此瓌工回翻渾戶昆翻又戶本

翻城古街翻

考異曰實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

著將論莽羅衣衆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武功武亭川

吐蕃傳亦同邠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敕結贊亦不進軍

又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

既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之蓋尚結

贊雖引兵入塞止也邠南但遣論莽羅衣將偏軍助瑊

破泚於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泚賂遂引

兵歸國瑊於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

上以李晟渾瑊

兵少

詩

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

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

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

賊使

使疏吏翻

致令羣帥進退憂虞

帥所類翻

欲捨之獨前則慮

其懷怨乘蹻

乘其虛蹻其後也蹻尼輒翻

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

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

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

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人禽

遺唯季翻

百

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

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

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晟諸
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
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
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城晟諸軍
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
聞

條分也
流派也

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

秦梁千里

秦謂咸陽長安古秦
中之地梁謂梁州

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

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

以成功

史炤曰羈馬絡頭也礙謂羈所掛礙也余謂贊言羈礙者蓋謂欲進則有所羈而不得進欲退

則有所礙而不得退也

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

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

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

捨相碍否臧皆凶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

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釋文曰否音鄙惡也臧作郎翻善也上

有掣肘之議

宓子賤為單父宰請吏於魯侯魯侯使二吏與之俱至單父子賤使吏書而掣其肘

書惡則從而怒之二吏歸以告魯侯魯侯曰此謂吾橈其政也

下無死綏之志

兵志曰將軍死

綏有前
無却

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

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

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

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

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倓薨

倓肅
宗子

音他
預翻

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

建中二年李洧以
徐州歸國明年以

為徐沂密觀察使
洧卒高承宗代之

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

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

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

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

棣之餽

餽音運糧
運曰餽

依營而陳

陳讀
曰陣

利則進攻否則入保

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

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

憊音蒲
拜翻

請休息數日乃戰

常侍楊布

滔做天朝
置常侍

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

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

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為大王立效

為于偽
翻下同

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

王剪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

為于偽
翻

布雄曰大王英略蓋

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允豫不擊

允讀與猶同按後漢書馬援傳計允豫未決章懷太子
賢注曰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翻

毛晃曰允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允豫未決字從犬曲
其足與古尤同與侵韻允韻不同唐史允豫音淫誤今

從是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

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

伏於桑林

桑林之地在
經城西南

抱真列方陳於後

陳讀曰
陣下同

武俊

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

趣七喻
翻下同

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財山

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

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已

怱普耕翻

怱悉發留守

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

易定滄三州隸之

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

滄州刺史李固烈李

惟岳之妻兄也

李惟岳本姓張故娶李氏

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

喜程華交其州事

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中山國燕王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為安喜隋

改為鮮虞唐武德四年復為安喜帶定州

固烈悉取軍府綾繡珍貨數十車

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饑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

州刺史

考異曰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歲程曰華傳曰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死

孝忠板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孝忠豈得但令華交檢府歲今從華傳及燕南記

華素寬厚推心

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

更上

衡翻迭也

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洲瀛

隸朱滔道路阻澀

澀色立翻史炤曰阻隔也澀不通滑也

滄州錄事參軍

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

說輪芮翻下同

遣宇

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

節度事賜名曰華今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

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

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

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

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

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騎奇寄翻
將吁到翻

庚寅李晟大陳

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

之期

先悉薦翻謀徒
恠翻規丑康翻

皆為邏騎所獲

邏即佐翻
巡察者也

晟引示

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

語牛
倨翻

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

也皆飲之酒

飲於
禁翻

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

武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

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

若伏兵格闕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

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

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

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

城下

京城之下也

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

之

敗補

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

光泰門苑城東北門

程大昌曰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門東七里

有長樂城呂大防長安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

東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

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

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

華州營在北兵少

華州兵駱元光之兵
華戶化翻少詩沼翻

賊併力攻之晟

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

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敕兵還賊餘

衆走入白華門

白華殿門也

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

酉晟復出兵

復扶又翻

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

西師謂渾瑊之師也

晟曰賊數敗已破膽

數所角翻

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

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瀍西

敗補邁翻

戊

成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

騎兵

佖蒲必翻

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麋村

按新

書李晟傳神麋村在苑北麋古牙翻

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

等至

比必利翻及也

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

塞悉則翻刺七

亦翻射而亦翻

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

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

帥讀曰率下同

佖演引騎

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

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

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

呼火故翻

相公來賊皆驚潰

涇原將士素畏

服李晟故聞其來而驚潰

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

先志薦翻

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

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

帥讀曰率近其新翻

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

降戶江翻

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

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

含元殿唐東內之前殿也

左金吾仗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

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

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

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

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

妓渠綺
翻女樂

也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

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

史言李晟
御軍嚴整

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

敗補

道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已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

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

唐大明宮南面五門其中曰
丹鳳門丹鳳之東為望仙門

又東為延政門丹鳳之西為建福門又西為興安門也

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

前三千人屯安國寺

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之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

以鎮京

城斬泚黨李希倩敬缸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

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王武俊無幽州

盧龍節度使見上卷是年二月恒戶登翻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

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

上時掌翻

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

園鍾簾不移

簾其呂翻說文曰簾鍾鼓之拊也飾為猛獸釋名曰橫曰栒縱曰簾廣韻飛簾天上

神獸底頭龍身象之為簾以祭鍾鼓

廟貌如故

孔穎達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

生時之宮室象貌為之耳
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

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

稷非為朕也

為于偽翻史言于公異為李晟作露布得體

晟在渭橋熒惑守

歲

熒惑星所在其國有福熒惑守之是為罰星

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

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

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彗非相

拒也吾聞五星羸宿無常

前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

為主又晉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為羸失次而下為縮

萬一復來守歲

復扶又翻

吾軍

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

道散亡比至涇州

比必利
翻及也

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

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

朱泚以田希鑒為涇原節
度使見上卷是年四月

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

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

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

起七
喻翻

寧州刺史夏侯英拒

之至彭原西城屯

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
十八年更名唐屬寧州

其將梁庭芬

射泚墜院中

射而
亦翻

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

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

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

裏頭內人在宮中絡使令者也內人絡使

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裏頭內人

贊上奏以為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

之卒尚未循拊

瘵仄介翻

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

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

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

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

按詩傳箋蒸黎也黎亦衆也勞

力到

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

等十餘人

考異曰表略興元聖功錄載李晟奏宥郭晞狀曰晞頃因鑾輿順動山谷潛藏逆賊所

知昇致城邑迫脅授任前後極多蒼黃之中傷令仍及
堅卧當節即懼嚴刑隨俗從官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汙
俗尚可昭明子儀勲勞書在王府父為中興之位子有
疑諸之名非止在于一身實恐玷于先烈況臣摠領士
馬孤立渭橋頗有帛書累陳誠効按晞舊傳晞欲令掌
兵晞陽瘖泚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
潛奔奉天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晞
又表守節不屈者

劉廸蔣洸等

劉廸事見上卷是年二月蔣洸
事見二百二十八年建中四年

已酉以李

晟為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

賞收復
京城之

功也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

州為興元府

以紀元為
府號始此

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

戴休顏各還官有差

賞危衛之功也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

樊川

鄴道元水經注曰樊川即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還定三秦以樊噲灌廢丘最賜邑於此鄉也按其地

在唐長安城南程大昌曰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

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

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

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

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

書用官六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

議者或

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

衡以平物權則

權物之輕重
授之以衡平

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師而虧萬乘

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

師讀曰率
乘絕證相

乃是重其所輕

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

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

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

陸贄此論所以正漢儒反
經合道為權之失程氏曰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皆非也權
只是經字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表息浪翻長知兩翻

不如奠枕京邑

史炤曰奠枕安枕也
楊子曰奠枕于京

徵授一官彼喜於

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

史炤曰旅衆也拒捍
也謂率衆以相捍也

復勞誅鉏哉

又翻

戊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

以備百司

史炤曰綜機縷也理治也謂整治其事使皆有紀若機之綜縷也

自請至鳳

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

諭李懷光

此唐之中世開宦之常態也華戶化翻

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

惡請理其罪

理治也避高宗諱以治為理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

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

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

款

款所角翻高郢判李懷光幕府懷光此時已罷副元帥而不肯釋兵史仍書郢元官

懷光遣其

子璿詣行在謝罪

璿七
罪翻

請束身歸朝

朝直
還翻

庚辰詔遣給

事中孔巢父齊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

懷光除見上
卷本年三月

詣

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朔方將士懷
光所部也

壬

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眾扈從

從才
用翻

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

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

見賢
通翻

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

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

為于偽翻掩面
垂涕為之掩涕

命

左右扶上馬

上時
掌翻

至宮每聞日

聞讀曰閑唐世天子以
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閑

日輒宴勲臣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

又次之曹王皋遣其將伊慎王錡圍安州李希烈遣

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皋遣其別將李伯潛逆

之於應山

劉昫曰應山本漢南陽郡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為應山以縣北山為名唐屬

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八里

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

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

厲鄉走之

記祭注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西漢書地

理志注云隨故厲國皇甫謐曰今隨之厲鄉九域志隨州厲鄉村有厲山今自秦陽至厲鄉道路交錯號九十

四九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

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

胡人不習朝章見懷光素

服待罪故以為無官

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

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

使談守盈懷光亦不之止

考異曰邵志曰七月十二日駕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

孔巢父中官譚懷仙特詔救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關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己卒之蓄澤希懷光意輒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全尸以聞今從

實錄復治兵為拒守之備

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辛卯赦天下

初

肅宗在靈武

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

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

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

見二百二十四卷永泰元年史略曰泌兵媚切

上為太

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

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為左散騎常侍

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

唐門下省謂之東省中書省謂

之西

朝野皆屬目附之

屬之

上問泌河中密通京城朔

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

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

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

將即亮
翻下同

小俊之徒乃

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

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

宮關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

謂殺乳巢父談守
盈也使疏吏翻

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

魘於
琰翻

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

梟古
光翻

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

事見
二百

二十九卷
本年正月

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

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

昕元忠
見二百

二十七卷 建中二年 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驕悍控

制西域五十七國

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唐有五十七國

及十姓突

厥

西域厥有五弩失畢五咄陸凡十姓

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

謂東侵涇邈岐隴諸州

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

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

代宗初吐蕃陷河隴獨安西北庭為唐固守為

于偽翻近其新翻

誠可哀憐一旦弃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

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

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

事見上卷本年四月

何功

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

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

考異曰顏氏行狀

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又
日初遭難後嗣曾王阜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
希臻王仕穎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
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偽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
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三日令從之
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

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
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
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

為亂根

帝初即位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既而又有姚令言之亂既而田希鑒又殺馮河清師所類翻下

同奏請往理不用命者

理即治也

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

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

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

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九域志同州至河中七十五里

先悉薦翻

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

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

數所角翻敗補邁翻

時度支用度不

給度支之度徒洛翻

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

壻要廷珍守晉州

要於消翻姓也姓苑吳人要離之後後漢有河南令要兢

牙將毛

朝敬守隰州

朝直遙翻歆音揚

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

之晉隰慈三州皆與馬燧巡屬接壤故得說下之宋白

日慈州文城郡赤狄屠咎如之國郡西南有采桑津晉里克敗赤狄之地漢為北屈縣隋為汾州大業為文城郡唐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烏戍因名治吉鄉縣漢北屈縣也說式尚翻

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

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

充管内諸軍行營副元帥

渾戶混翻又戶本翻城古咸翻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奉

載軍于同州以授康日知事見二百二十九卷

與鎮國節度使

駱元光

肅宗上元二年置鎮國節度於華州廣德元年罷今復置

鄜坊節度使唐朝

臣合兵討懷光

肅宗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

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

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

降戶江

翻下同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

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

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

琳為左金吾大將軍 丙子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

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
建中四年治直之翻鎰弋

質翻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斌音彬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

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上時掌翻

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

絳州

絳州時屬李懷光將即亮
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度支以李懷光所部

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

義

度徒洛翻自肅代以來朔
方軍輸力王室功高天下

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

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

當別貯

貯丁呂翻

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

貶

以討李希烈喪師失守也

辛丑罷免都統節度使

建中間勉以永平節度使都統

討李希

烈之兵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

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

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

虞鄉永樂猗氏

武德元年分芮縣置永樂縣屬芮州州廢屬鼎州又廢鼎州以縣屬河中府燧

既取永樂則兵逼河中矣樂音洛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

典兵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歷五年復扶又翻

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

白志貞初名白瑋。瑋，典禁兵事。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歷十四年。

志貞得罪

見二百二十九卷建

中四

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

兩軍

謂左右神策軍

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

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

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奪矣。將即亮翻監古街翻。

考異曰：舊實文

場傳云：文場與霍仙鳴分統禁旅。蓋希遷尋罷而仙鳴代之也。今從實錄。

閏月丙子，以涇

原節度使田希鑒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

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

近其新翻

萬一入寇，州兵

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

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

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

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

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

復扶又翻

晟置宴希

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

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

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

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

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

希鑒曰唯

唯于
癸翻

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

考異曰舊
晟傳曰晟至

涇州希鑒迎謁於座執而誅之還鎮表李觀為涇原節
度使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於涇州實錄
閏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
希鑒為衛尉卿丁丑晟誅希鑒今從之

晟入其營諭以

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

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

翟崇
伯翻

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

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

李澄請降事
始上卷上年

甲

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

考異曰二月己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蓋於時但許之耳

宋毫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

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

翟宗暉於州西

敗補
邁翻

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宗暉以獻乘

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

七趣

喻翻至城北惟怯不敢進

恒去
王翻

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

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

浚儀帶
汴州李

澄蓋舍於縣治輿地志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之北
象而儀之以為邑名漢武元年廢新里而立浚儀縣

兩軍之士日有忿鬪

鬪許激翻鬪也狠也戾也又相怨也

會希烈鄭州守

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

珏為汴州刺史

都統司馬宋滑河陽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河中府本汾陰縣開元十年獲寶

鼎更名珏

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

古岳翻

梁

勉失守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不應尚為相

相息亮翻

李泌言於上

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

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

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

睢陽宋州

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

梁辛子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

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

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陰蓄異志

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

獻不絕

事見上卷

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

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常湖蘇杭睦越明台溫
衢處發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潤弩手援寧陵蓋兼統宣
州為十
五州也

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

永嘉之行

引晉永嘉之亂元帝南度以為言

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

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

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章奏

如麻

如麻言其多如麻可束也

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率為

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

省悉景翻親省也

正以謗語沸

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澁之用

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

願上時掌翻

乞宣示中書

使朝衆皆知之

朝衆謂在朝百官之衆也朝直送翻下同

上曰朕方欲用卿

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為卿累也

易以致翻累良瑞翻

泌

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澁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

為卿留中

為于偽翻

雖知卿與澆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

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澆實無異心臣之

上章以為朝廷非為私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

為于偽翻下同

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

稔願陛下早下臣章

下戶嫁翻下同

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

使之歸覲

歸覲者歸覲省父母也

今澆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

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

臯謁告歸覲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以謗言

比昆至翻

朕令

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

復扶又相

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

父

語牛倨翻

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

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

於外

問音

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

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

陳少遊時鎮淮南

上謂

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

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

淮還

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四月還從宣翻又如字

與李勉盧翰劉從

一俱見上

見賢通翻

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

將相首敗臣節

敗補遺翻陳少遊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韋臯幕府下

僚獨建忠義

韋臯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

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

還閣

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堂既退各居閣子

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

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

朝如字下朝來同

勿令李盧

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

事見先典舜典

爵人

於朝與士共之

記王制之言

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

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

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

朝早也陟選翻

復已面陳其

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

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一從一奏之

語牛倨翻

上愈不悅

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

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

史究言陳少遊敗臣節之事

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

儀

賻符遇翻

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

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

度江誅汝矣詔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

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

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

謂朝廷受貢歲

財物之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

使疏吏翻勞力到翻

恩遇

始深矣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

殍相望

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殍之殍渠各翻瘞尸也又餓殍為殍道殍相望本左傳之言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癸丑贈顏真

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

盧杞貶新州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

四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

饒州刺史

幾居豈翻

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制從

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

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

更工衙翻下更赦同

乙

郊制出高執之不下

執之不肯書讀下戶稼翻

且奏杞極惡窮凶百

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

復扶又翻

上不聽補

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

建中二年盧杞為相四年貶

百

揆失叙

書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孔安國注曰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無廢事業令云失

叙謂事業廢也

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弃僅加巨姦之寵

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

唐謂大明宮含光殿謂正

牙亦謂之南牙

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

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

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

辟讀曰開易如字辟易言開遠而易其故處

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

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

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

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

徐思卿言誠為至當

當丁浪翻

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充

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已之孫也

袁恕已與

張東之等誅二張中宗復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

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

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鄭州故以鄭滑節度授之也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嘉城縣名隋置唐為松州治所妻七細翻

李懷

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鄴邕之姪孫也

李邕以讒死於天寶之末

馬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

敗補遺翻唐書地理志河中有陶城府鄴道元

曰陶城在蒲坂城西北即舜所都也舜陶河濱蓋即此地與歷山相近按唐河中府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

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

王皋為荆南節度

節度之下當有使字

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

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

整園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城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更工衙翻

韓遊瓌請兵於渾瑊

共取朝邑

朝直遙翻

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

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

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故云然時韓遊瓌將邠軍以討李懷光

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

囂喧也

晏遽引兵去懷光知

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

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史言李懷光偷延視息復扶又翻

六月辛巳以

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皋為西

川節度使

為韋皋以功烈著於西南張本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

刺史劉怱知軍事

自朱滔得幽州滔每出兵皆以劉怱知留後事素得衆心故滔死而衆奉

之怱著耕翻

時連年旱蝗

老子有言師之所聚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度支

資糧匱竭

度徒洛翻

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

光有五不可

晟成正翻上時掌翻

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

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

少諄沼翻

忽驚東

偏

同州在長安東北

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

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

先已命渾瑊為蒲絳節度使康

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故云然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城古咸翻

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

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

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

吐從瞰入聲紇下沒翻李希烈時據

淮西僭號故以之與二虜並言

皆觀我彊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

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

覷音俞

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

謂解奉天圓勲賞也將即亮翻

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

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

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

殍彼表翻

且軍中大將殺戮

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

養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

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

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

平之

燧音遂朝直送翻必為于偽翻考異曰郭侯家傳稱李泌語曰臣但恐衆於帳下太速何足憂也

臣能為陛下取之上曰未諳卿意何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踴躍矣領河東十萬之師遣王權領五千赴難及再幸梁洋遂抽歸本道男暢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

叔復獲宣慰云王權擅抽兵馬暢不羈從並皆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與之言甚有心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比來此希烈之徒或能肝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援控遠馭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馬燧保有河東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兄炫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鄭叔規為賓佐臣今以炫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即至臣激燧令其取懷光自效必可致也因令燧為忠臣矣又曰貞元元年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遣其行軍司馬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致書與先公先公不與之報留其信物且令叔規語之曰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為丈夫且河東節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難握十萬強兵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他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踴躍在於近畿旦夕為帳下所累乃尸居也不速出軍收取以自解

而快上心者即不及矣若河中既平公即如懷光之贈
贈矣欲於治後之下作倔強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
略不及也緣腹中有三二百卷書贈證至此必自內漸
是進不立忠熱退不能効夷狄既而持疑則舟中帳下
皆敵國矣可惜八尺之軀聲氣如鐘而心不果決乃婦
人也著裙可矣欲奉答以裙衫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
聖上收復之後舍垢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
於上前保薦可使司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
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為說若河中既平司徒何面目更
來朝而與士人相見今雖請雪昨赦書亦許束身入朝
矣若以建中同征之故當發一使諭之準赦歸朝必為
保全如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
河中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天與之使也能如是當與
司徒為中朝應接有須陳奏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
言也叔規既去具奏於上上每憂河中驍將達奚小俊
等突犯宮闕居常不安會東面苑牆忽有崩倒者上大

驚以為有應之者將啟賊上顧問泌對曰此賊不足憂也乃猶枕上內耳但恐景懸太遠不得與馬燧藉手為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今卿心輕敵如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難危憂慮太過輕敵者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陛下比在梁洋元惡據宮闕渠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在東渭橋此時可以傍助逆順之勢不然苟欲偷安脅為遲暮亦可而竟如醉如魔都不能動令陛下復歸宮闕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章即至若以宗社之靈此賊且未為帳下所圍得河東軍有以藉手陛下無憂矣不喜於平懷光喜於得馬燧也既而馬燧表至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大悅召先公對曰馬燧果請全軍討懷光來矣無請至行營已來自備軍糧何其畏伏卿如此也對曰此乃畏伏天威而然於臣何有而能使其畏伏臣曾與之言諸其為人頗見機識勢今之稚傑也臣昨故令叔規傳詞以激怒之且曰欲寄婦人之服當艱虞之時握十

萬彊兵收復功在它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有懷光不
取取以立功自解它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等相
見則踴躍之勢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此
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既以師至河中旬月當平
而燧因有此功便為忠臣矣上曰當盡用卿言初叔規
至太原具以先公言告燧燧搏股驚曰有是哉賴子之
至京也不然燧焚為懷光矣非賢表兄豈有告燧者乎
即日上表請行叔規又請如泌言先寫表本示懷光勸
其束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軍往討則聖上信
司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然朝赦而夕請誅恐
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乃令叔規草書寫表本馳驛以告
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南討尋發太原使者相繼
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之謀及須上聞者先公因對
皆為養之又詔令下營詔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
之七月乃自臨晉度夏陽來朝上大悅遂具告以先公
言卿才畧必可使圖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諭今乃

果然比亦有人毀卿言詞百端聞於遠近惟先公保卿
於朕朕信其言今見卿益知先公忠黨豁然體至誠奉
國矣燧謝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謝
後對上曰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固不易有且甚有心
路感而用之必有成筭皆如卿言信雄傑也按泌到長
安數日即除常侍興元元年七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
燧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取晉慈隰三州
矣故朝廷命為副元帥以討懷光十月已拔絳州及猗
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赦於時燧宣得猶在
太原雪懷光耶自乙未至癸卯纔九日自長安至晉陽
千餘里若因泌諷諭鄭叔規始來京師又令叔規還激
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懷光不從然後上表與師伐
之事多如此豈九日之內所能容也此直李繁欲取馬
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今從舊燧傳李肇國史
補曰馬司徒面雪李懷光上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
退李公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

平郊志曰七月馬公朝于京師請赦懷光隴右節度李公聞之上表請發兵二十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上以李公表示馬公因曰朱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恃逆使朕再遷此而可赦何者為罪馬公兩泣曰十日之內請獻其首上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自入朝爭之豈肯面雪懷光邪今從舊傳上許之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

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

蒲李懷光陝謂抱暉

且抱暉

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

江淮水陸之運皆經陝州而後至長安

不得不

煩卿一往辛丑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

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

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

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

貫讀與慣同

此特抱暉為惡

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

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

校戶
教翻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

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

一勢也

以形臨之
謂之勢

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

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

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猶豫遷

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

將吏在長安者

唐諸鎮皆置進奏院在長安以進奏官主之

語之曰主上以

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

耳

語牛倨翻

陝州行營在夏縣

行營在夏縣亦以討河中也夏縣唐初屬虞州貞觀十七

年屬絳州時屬陝州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域志夏縣在陝州北九十八里夏戶雅翻

若抱暉可用

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

將即亮翻覘丑

唐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

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

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廊坊節度使唐朝臣以

步騎三千布於關外

朝臣時帶廊坊節守潼關

曰奉密詔送公至陝

泌曰辭日奉進止

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

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繁謂有旨謂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以便宜從事

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

詔不敢去

唐臣當作朝臣

泌寫宣以却之

沈存中曰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

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旨而得名或以口傳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口傳為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栖楚之叩墀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之口宣也李泌寫宣以却還唐朝臣之

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

出迎惟偵者相繼

偵丑鄭翻

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

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

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

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

屏人白事者

屏必郭翻又卑正翻

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

常理

杜預注左傳曰煩言忿爭也余謂煩雜碎也此煩言謂雜碎之言帥所類翻

泌到自安

貼矣

史炤曰安安也貼伏也亦作帖

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

但索簿書治糧儲

索山客翻治直之翻

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

宅者觀察所居也唐諸鎮將吏謂節度觀察所居者為使宅語半倨翻

吾非愛汝而不誅

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

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前使

為于偽翻前使謂張勸版以祝幣以燎

慎無

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
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
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
陝必使誅之

復扶
又翻

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

京師懇請赦之詔誦成天德

天德軍在振武東北宋白
曰天寶八年張齊立於可

敦城置橫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
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
緣居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永清柵其城
則隋大同城之故墟在年鄰山鉗耳臂之北

歲餘竟殺

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

已入陝而還 壬辰以劉怱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大
旱灞澹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
旬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謹案卷二百三十第十三頁後五行歛音虛刊本
音訛竒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茅尹無字曰刊本脫尹字據
左傳增

卷二百三十一第十一頁前二行程大昌曰刊本
脫昌字今增

第十一頁前七行廣韻飛簾天上神獸刊本廣韻
訛又云簾上脫飛字據廣韻改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其子曰農刊本脫曰字據禮記

增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八行李澄蓋舍於縣治刊本

李訛劉據正文改

第三十四頁前四行彼閉壁定矣刊本壁訛壁今

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八

起旃蒙赤奮若八月盡
強圉單閼七月凡二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

皆罷之

冗而
隴翻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

不下

燧音遂將即亮翻國長春
宮事始上卷是年四月

則懷光不可得長

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

徑造城下

造七到翻

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

羅拜城上

將即亮翻帥讀曰率

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

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

復扶又翻

燧曰

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

反郭子儀李光弼皆以朔方軍討賊立大功其後回紇吐蕃深入京畿諸鎮叛亂外禦內討亦倚朔方軍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

今曰四十餘年四字誤也當作三

何忽為滅族之

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

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

射而亦翻

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

光所為汝曹無罪弟堅守勿出

弟讀曰第但也

皆曰諾士申燧

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戶咸翻

瓌古回翻焦籬堡在

河中府河西縣西

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

尉紆勿翻本復姓尉

遲後單姓尉以便易降戶江翻下同

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

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

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

駱元光本安息胡人故徐庭光為優胡以侮之

且曰

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

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呼火故翻

吾

輩復為王人矣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

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不逮

不及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

此謂之試官兼官以寄祿且憲

也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

宋白曰河西縣本同州舊朝邑之地唐上元元年以朝邑

地置河西縣大歷三年復置朝邑縣仍析朝邑五鄉并割河東三鄉依舊為河西縣縣境東西十四里帥讀曰

率考異曰舊燧傳曰燧帥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陳於城下是日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今從邠志

河中

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探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

河中夾河為兩

城西城河西縣東城河東縣河
中府治焉探音宦擬側角翻

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

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

縊於計翻
又於賜翻

初懷光之

解奉天圍也

事見二百二十
九卷建中四年

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

瓘七罪翻
監古街翻

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

事見上卷
瓘興元元年

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

也

人生在三事之知
一謂君父師也

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

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

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

為于偽翻下同言璫當委曲彌縫
使君臣之間無隙不當密奏其事
對曰臣父非不愛臣

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

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

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

復扶又翻下同
又音如字下同

使臣賣父

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

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璫至咸陽而還

更古孟
翻還音

旋又
如字

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

方

說式
荷翻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

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

邪音耶

及李泌赴陝

李泌

赴陝見上卷是年七月泌薄必翻陝失再翻

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

光者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

洋懷光猶可降也

陝失再翻為于季翻洋音祥降戶江翻

今則不然豈有

人臣迫逐其君

迫逐其君謂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也

而可復立於其朝

乎縱彼顏厚無慚

人知愧者色見於面不知愧者謂之顏厚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直遙翻

下同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

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

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璩先刃其二弟乃自殺

楚令

尹子南之子與李璩者皆處君臣父子大倫之變以死繼之可哀也已

朔方將牛名俊斷

懷光首出降

將即亮翻斷音短

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

閻晏等七人

閻晏勸懷光東保河中稱兵犯同州者也考異曰鄒志云八人今從舊馬燧傳

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戊申至甲戌二十七日

日史言馬燧期以一

燧出高郢李鄘於獄

懷光囚郢鄘見上卷本年

鄘以井翻鄘余封翻

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

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

李懷光囚楊朝晟見二百三十卷元年三月瓌古曰翻朝

直遙相見
成正翻

進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

為楊朝晟後
時汾寧張本

上使

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

處昌
呂翻

令悉條奏

今力
丁翻

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

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

新附諸帥曰

新附諸帥謂李綱王
武俊田緒等誘音酉

奉天息兵之旨乃因

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

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

客臣隕翻復扶又翻又音如
字河朔謂王武俊田緒劉悻

青齊謂
李綱

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

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覲

上時掌相徽一遠相覲音

冀臣姑以生禍為憂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

過之深誠

實心為誠

降非常之大號

此謂興元赦書也

所在宣敷之

際聞者莫不涕流

敷與揚同

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

王武俊田悅李納去王號謝罪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

觀鸞首鼠之將一純誠

以效勤

謂馬燧韓滉陳少遊讀通鑑者因其事而觀其心迹則知之矣

又曰曩討之而

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

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

理道即治道避高宗諱改

之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

不圖王又明矣

帥所類翻下同悖蒲內翻

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

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

擠子細翻

又子西翻

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

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

率循也不率謂不循上之教令也

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汙人

汙烏瓜翻汙下

也四三叛師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草面

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

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

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

態復興

陸贄斯言亦可以謂之深切當時事情背蒲妹翻復扶又翻

又曰朱泚滅而

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

蓄素起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

偽為于

又曰今皇

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

泚且禮翻又音此唐都長安故

謂之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

開元八年以河中為中都河東河西二縣為次赤縣諸縣

為次畿縣歲末再周相次梟殄

去年六月斬朱泚今年八月平懷光梟殄謂梟其首而殄

絕其類泉
堅亮翻

實衆慝驚心之日

衆慝猶言衆惡也慝吐得翻

羣生改觀

之時

觀古玩翻又音如字

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

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

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

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

興元赦文李希烈不與朱泚同科亦在肆赦之

數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

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

荷下可翻覲也典翻慝願也

縱未順命斯

為獨夫

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言人無親輔之者

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

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

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

乃狴牢之類

狴邊迷翻又部禮翻狴狴牢獄所以拘囚有罪

不有人禍則當鬼

誅

陸贄論李希烈事曲盡情勢

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

兵法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

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

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

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

燧音遂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

古成翻校古孝翻將即亮翻賚來戴翻

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

非彼侵軼不須進討

較徒結
翻突也

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

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行陸贄
之言也

初李晟嘗將神策

軍戍成都

蓋大歷十四年敕蜀時也將
即亮翻又音如字晟成正翻

及還以營妓高

洪自隨

還從宣翻
妓渠綺翻

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還之由

是有隙

使疏
吏翻

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

其過惡上重違其意

相息亮翻
重難也

以延賞為左僕射

李晟
居功

名之際以一婦人之故修怨於衛用之臣且天子命相而勲臣以私怨問之其能自安乎斯不學之由也為延賞讒晟張本

射寅謝翻

駱元光將殺徐庭光謀於韓遊瓌

瓌古
回翻

曰庭光辱吾祖考

謂為優胡以戲侮之也

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

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壬午遇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

數其罪

穀所具翻又所王翻

命左右碎斬之

考異曰實錄中申駱元光專殺徐庭光

上令宰相諭諫官勿論邵志曰二十日駱公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詬辱及祖父義不同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二日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邵志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

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

燧音遂降戶江翻朝直遂翻統他綜翻俗從上聲帥所類翻

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

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

城亦為之請

為于偽翻

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

衆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自郭子儀以來朔方軍亦分屯邠蒲而統於一帥令

居邠者韓遊瓌帥之居蒲者渾瑊帥之不相統屬故史言其始分渾戶昆翻又戶本翻邠卑是翻

盧

龍節度使劉怱疾病

使疏吏翻怱普耕翻疾甚曰病

九月己亥詔以其

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

薨昏肱翻

己未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為戶部尚書庚申薨

以疾罷而薨尚

辰羊翻

冬十月癸卯上祀圓丘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

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時河朔諸鎮及淄青淮西皆不入貢河隴

諸州又沒
于吐蕃

于闐王曜上言兄勝讓國於臣

事見二百二十一卷

肅宗上元元年闕徒賢
翻又徒見翻上時掌翻

今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

光祿卿還其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

長京華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校古孝翻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長知兩翻

不習其俗不可

往上嘉之以銳為詔王諮議

詔王暹代宗子也唐制王
府官諮議參軍正五品上

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與

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之孫

也

散悉宜翻騎奇寄翻劉子
玄以史筆事武后中宗

造少居上元

少詩照翻上
元縣帶昇州

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

夔

夔者唐虞之良臣時人重四人者以四夔稱之

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

用之

朝直遙翻

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

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

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

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

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

酒

使疏吏翻度徒洛翻尚辰羊翻琇音秀權古岳翻

吉中孚判度支兩稅李

希烈將杜文朝冠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

澤擊擒之

將即亮翻朝直遙翻山南東道節度治襄州

崔造與元琇善故

使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

為崔造元琇得罪張本滉呼廣翻

甲戌

以琇為尚書右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

門泌薄必翻集津倉在三門東三門倉在三門西

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

柱之險

底柱兩山屹立河中河水分流包山而過世謂之三門車道者陸運之道捨舟而車運也是

月道成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

擊破之

代宗大歷七年賜滑毫節度為永平節度貞元元年永平軍節度更號義成軍節度興元元年

李澄得
鄭州

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

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

果如陸費所料

曰以兵悉誅其兄弟妻

子舉衆來降

降戶江翻

考異曰杜牧實烈女傳曰初

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

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以才色在希烈側復

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

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

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先往來以姊妹叙齒因

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曰以姊事先奇

妻嘗間曰為賊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

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

將校以老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舍桃者桂娘白希烈

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于外因為蠟帛書曰前

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桑帛丸如
舍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希烈兩日稱疾但
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暇於外事不
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其所部謀於牙門請見希烈
烈子迺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勅逆
天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
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
娘謀因亦殺之今從實錄及舊傳

甲申以仙奇為淮西

節度使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

呼火故翻

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

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

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滉呼廣翻陝失冉翻泌薄必翻
記王制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況日闕無儲者乎日闕無儲有以繼之猶可況漕運不繼朝不及夕者乎唐都關中仰給東南之餽德宗於兵荒之餘其窘乏尤不可言觀其父子相與語亦憊涇卒之變發之於言語有不能以自掩者裴延齡知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之故得以排陸贄

樂音洛

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

饑

比毗至翻

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

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

又復找翻

數月人膚色乃

復故

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

滄州始別為節鎮以此觀之則

以日華為橫海軍副大使上卷衍大字明矣

秋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

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

為之報仇

使疏吏翻少始照翻故為子偽翻下因為同

已酉以虔王諒為申

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以隴右行營節度

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曲環時以隴西行營兵戍陳許

陳許荒亂之餘

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

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八月癸未義成節度使李

澄薨其子士寧謀總軍務秘不發喪丙戌吐蕃尚結

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

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

以來興廢之由

西魏置府兵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府兵廢見二百一十二卷

玄宗開元十年

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

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

陳讀曰陣

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

下其州及府

府者折衝果毅府下選稼餉

參驗發之至所期處

發兵刻期

所會之地

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

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

罷兵使各隨便道歸農不必還至京師而後罷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

使以圖吐蕃

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二年

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

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

墮讀日藜

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

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

事見二百一十

四卷玄宗開元二十四年

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

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

繒慈陵翻誘音西繫音執縛也

利

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

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

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

累良瑞翻

自開元之末張說始

募長征兵謂之彊騎

事見一百一十二卷開元十年十三年

其後益為六

軍

六軍分左右為十二軍

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

見二

百一十六卷

兵不土著

著直略翻

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

天寶八載

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

毛萇曰梗惡也鄭玄曰始生此禍乃至今日相梗不正

羈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

侵犯為陵偏下為替

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因置十六衛上將軍先叙議復府兵之事

九月

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

為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

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

十六衛上將軍從二品神策大將軍正二品統軍從

三品將軍從五品

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

馬鉉墨纒出視事

墨纒自晉襄公始線倉回翻

增兵城門劉玄佐出

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廼不敢襲位丁

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為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之

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

剽匹妙翻比必利翻及也

溜青兵

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

自李正己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營也此必李納遣兵

自戍守其境亦稱行營耳

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

志請館其兵於城外

朝直遙翻館古玩翻

賈耽曰柰何與人鄰道

而野處其將士乎

處昌翻

命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

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

騎奇寄翻

吐蕃遊

騎及好時

時音止

乙巳京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獻甫

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

復扶又翻

齊映見

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

見賢遍翻理裝治裝也糗去久

翻乾飯

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

左傳楚靈王之言也

陞

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為于

偽翻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

晟咸正

即亮翻必毗必翻必將音同上又音如字驍堅亮

戒之

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

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

言其軍士所服之衣畫為虎豹

文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

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

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

燧音遂渾瑊音昆翻又

戶本翻瑊古武翻為尚結贊問李晟却渾瑊賣馬燧張本去羌呂翻

入鳳翔境內無所俘

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

俘若無翻李晟時為中書

令故稱之為令公此尚結贊所以問晟也

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

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

犒口到翻使疏吏翻野詩蕃姓也良輔其名

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衆二

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

悉蒙焚其蓄積而還

騎奇寄翻扈屈律蕃人三字姓還從宣翻又如字

尚結贊

引兵自寧慶北去

寧慶二州名

癸酉軍於合水之北

合水縣屬慶州

隋開皇十六年置九域志合水縣在慶州東北四十五里

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

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

川

邠字是翻使疏吏翻瓌古曰翻將即亮翻吐從瞰入聲陳讀曰陣

潛使人鼓於西山

虜驚奔所掠而去

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

乙未韓滉入朝

滉呼廣翻自京口入朝朝直遙翻

丁酉皇后崩

辛丑吐蕃寇鹽州

鹽州五原郡漢五原縣地

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

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奔鄜州

九域志慶州東至鄜州三百五十里

吐蕃入據之

考異曰邠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圍鹽州刺史杜彥光請安城以其衆去吐蕃許

之分軍竊據今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

習淄青淮西及河朔故事

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

汴皮

變翻朝直遙翻滉呼廣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韓滉鎮二浙雖王室播遷而巡屬寧晏轉輸絡繹劉玄佐以是重其才滉父休以剛直致位宰相滉所歷任皆著聲績劉玄佐以是重其望滉為江淮河南諸道轉運使玄佐賜履之地乃漕運之所經以職分言之則滉相約為兄非屬吏也玄佐敬滉故以屬吏禮修謁

弟請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時入

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

早入朝丈母垂白

諸父執行謂之丈人行韓滉與劉玄佐結為兄弟則視其父為丈人行故

呼其母謂之丈母也

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

凡反者家屬皆沒入掖庭

故云然帥讀曰率

母悲泣不自勝

勝音升

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

緡

道唯季翻

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

勞力到翻緡眉

巾翻考異曰柳氏叙訓云以綾二十萬匹犒軍今從國史補

一軍為之傾動

為于偽翻

玄

佐驚服既而遣人密聽之滉問孔目吏

孔目吏今州郡皆有之謂之孔

目官亦謂之都吏言一孔一目無不總也

今日所費幾何詰責甚細

詰去古翻細織

也詳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

俱入朝

韓滉既遺劉玄佐以入朝之資又大出賞勞以勸其一軍之心玄佐雖欲不入朝得乎使疏吏

翻朝直遙翻

考異曰韓戾家傳曰韓相將入朝覲先

公令人報比在闕廷已奏來則必能致大梁入朝今求

所望善諭以致之十二月劉玄佐果

崔造改錢穀法事

入朝此蓋李繁掠美今從柳氏叙訓

多不集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

諸使謂鹽鐵轉運諸使也

元

琇既失職

謂解判鹽鐵而為右丞也琇音秀

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

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無度

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是年正月崔造為相改錢

穀法及罷諸使今更從舊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

衆去遂據其城

托與拓同托拔起於鮮卑之裔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以為姓此後魏所

本者也若唐時党項諸部亦自有拓拔一姓我朝西夏其後也夏兵雅翻

又寇銀州州素無

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

宋白曰銀州漢為西河郡國陰縣地

周武帝保定二年於縣城置銀防三年置銀州因谷為名舊有人牧驄馬於此谷虜語驄馬為乞銀故名西北至夏州二百三十里

韓滉屢短元琇於上庾申崔造

北至麟州三百里

罷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

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考異曰實

錄曰初元琇刺度支關輔早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韓滉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百十八里自揚子以北皆琇主之滉深怒於

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令轉送入關漕不許誣奏以為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萬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師所費三二百耳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漕堅執以為不可及漕總度支遂還宿心累誣奏琇至是而貶焉在造舊傳曰造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漕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漕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初江淮漕運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漕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乃罷造知政事貶琇雷州司戶鄴侯家傳曰時元琇判度支江淮進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食李納無計欲東身入朝元琇廼支米十五萬石與之納軍遂濟三月入河運第一綱米三萬石自集津車般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渭船亦成米至陝俄而度支牒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憂廼不知所為欲使人聞奏先令走馬與韓相謀之

韓相報曰慎不可奏某判度支米在外勢不禁它反被
它更鼓作言語待某今冬運畢當請朝覲此時面奏時
蝗旱運路阻澁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七奉手詔者
皆為催米且言軍國糧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米所藉
公忠副朕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勤其旨如此而不知
米皆被外支蓋琇及時宰忌韓相及先公運米功成而
不為朝廷大計幾至再亂十月韓相以饋運功成請入
朝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運事且言元琇支米
與淄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敢奏上大驚即日貶
琇為雷州司戶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今但取其大要
以吏部侍郎班宏為戶部侍郎度支副使

度徒洛翻
使疏吏翻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
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

人會邠寧軍趣鹽州

琅古回翻吐從職入聲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邠早是翻趣七喻

翻

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

皆降遷於雲朔之間

燧音遂石州昌化郡漢離石地河曲六胡州時已為宥州蓋諸部酋

長各以舊州名帶刺史故於時猶有六胡州之名雲州雲中郡本魏平城地朔州馬邑郡漢馬邑縣地降戶江

翻

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

客崔樞禮重樞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

雲達嘗為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

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

或於六翻晟成正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吐從職入聲間古覓

相離間之
言見上

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

朝直道

晟聞之

晝夜泣目為之腫

蘇軾有言木必先蠹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張延賞之讒

間亦因帝有忌晟之心而入之也為于偽相

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

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

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

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

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

延賞為相

朝直道朝見賢遍翻
滉呼廣相相息亮翻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

其子請昏於延賞

射寅謝翻為于偽翻

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

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

貯丁呂翻

非如文士

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張延賞心事李晟蓋已洞

見之矣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

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

李希烈自建中初據淮西

騎奇寄翻槍千羊翻將即亮翻門槍奉國各分左右凡四將左右克平軍則分十將領之

淮西少馬

少詩紹翻精兵皆乘驃謂之驃軍

驃力戈翻

陳仙奇舉淮西降纔

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

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

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

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

勃追之

娑素和翻

反為所敗

敗補通翻

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

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

吳法超等自鄜州擣歸自鄜州即東北濟

河下棧蓋道蒲趨陝若從同華至陝則不必濟河矣

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

寶

九域志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趣七喻翻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

陳讀曰陣

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

剽匹 妙翻

明日宿

陝西七里

陝西陝州之西距城七里

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

人

選士簡選其驍勇者

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

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

呼火 故翻

勿遮

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

遮道留行賊必人自為戰讓以半道隨而

擊之前者得脫後者務退心不在戰此泌所以制勝

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

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

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

陳讀 日陣

明日四鼓淮西兵起

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

百自炭竇谷趣長水

長水本隋弘農郡長淵縣唐初避高祖名更為長水五代志曰長淵

縣後號曰南陝西魏更今名唐志長水縣屬洛州河南府宋白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已西以渠谷已東為南陝縣廢帝改為長淵縣以縣洛水長淵為名唐改長水九域志在府西二百四十里燕於虔

翻起七喻翻下同

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所追至永

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衆大半趣長水

帥讀

曰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

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

上命劉玄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

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復扶又翻得

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少詩沼翻悉斬之以聞

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誅叛卒也偽為于翻泌執張崇獻

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

之衆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肅宗至德元載嵩州陷事見二百一十八卷

獲西瀘令鄭回

西瀘縣屬雋州本漢邛都縣地江左置宣化郡隋廢郡置可泉縣天寶元年改

曰西瀘

回相州人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

求

加翻及孫異年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

之及異年尋為王

大歷十四年異年尋立見二百二十六卷

以回為清平官

清平官者蠻相也

南詔官曰坦緯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

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

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

為前鋒賦斂重數

斂力賄翻重數所角翻

又奪其險要立城堡歲

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年尋復自歸於唐

說式尚翻

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年尋以為然而無路

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羣

蠻異年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附臯奏令吐蕃弃好

呼好

列暴亂鹽夏

夏戶雅翻

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

八國生羌白狗君哥國君道祖君南水君弱水君悉董君清遠君吐霸君

招納之以離吐蕃

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為南

詔內附張本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

上浸不悅延賞言映非宰相器士子映貶夔州刺史劉

滋罷為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渥

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吏救

過不贍渾雖為渥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

為相不滿歲而罷

先相公謂渥父休也罷相事見二百一十三卷開元二十一年

今公

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

榜音彭

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

豈人臣所宜

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渥愧為之少霽

威嚴

為于偽類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

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滉

滉滉久在二浙

大歷十四年滉觀察二浙建中二年建節

所辟僚佐各隨其

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

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

並坐謂並肩而坐者坐徂卧翻

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

監古衙翻

其人終日危坐吏卒

無敢妄出入者分浙江東西道為三浙西治潤州浙東

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

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永

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治秋浦秋浦漢石城縣地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唐初

分十道江南東西道與二浙總為江南道乾元置浙江
西道觀度使兼領宣歙三州其後罷領復領不一自
分二浙為三道而宣歙
池三州屬江南東道
各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州

刺史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果州南充郡治南充縣建中四年十二月白志貞貶

恩州司馬中間益轉果州刺史

今目刺史復欲用為觀察使

柳渾曰志貞儉人

儉利於上

倭人也又曰儉該也音息庶翻

不可復用

復扶又翻下同

會渾疾不視事辛巳

詔下用之渾疾間

間如字

遂乞骸骨

以言不用也

不許

甲申

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王后諡昭德靖陵在奉天縣東北十里

三月丁酉

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

銛思庶翻吐從瞰入聲

初吐蕃尚結

贊得鹽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

去年冬吐蕃留兵戍鹽夏

州鳴沙縣屬靈州漢富平縣地宋白曰見後夏戶雅翻

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

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

晟成正翻燧音遂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

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

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

清水盟見二百二十八年建中四年

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

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

為于偽翻以馬燧智略功名而信尚結贊為之請使其却盟之

謀獲遂則自損功名而智略不足言

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

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
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
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
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
與吐蕃使論頗熱俱入朝論之

滉呼廣翻鄯以戰翻又音善洮土刀翻將即亮

翻又音如字趣論曰促使疏吏翻朝直遙
翻考異曰郊志作論蕃熱今從實錄

會滉燧燧延

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

謂陝

州之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

史言馬燧張延賞以私隙誤國

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

數所

請以鄭

雲達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

丁令力翻

乃謂晟曰朕以百

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

之鳳翔

帝敬禮李晟謂之大臣之往也史言帝忌李晟因吐蕃請和將相有隙而奪其兵柄

宜留

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侯邢

君牙君牙樂壽人也

樂壽本漢河間樂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十六里後魏移縣近古樂

壽亭因改為樂壽唐初屬

瀛州永泰中度屬深州

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

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勲封如故

封西平王

餘悉

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好呼到翻

余竊慕

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勲德所宜晟

敘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

為臣叔度慙而退

余謂李晟欲忠於君李叔度之言亦可謂忠於李晟

及在朝廷

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洩於人

朝直遂翻沈持林翻

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

鳴沙引歸

宋白曰鳴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後周保定二年於此置會州建德六年立鳴沙鎮

隋文帝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仍立鳴沙縣屬焉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于餘沙故曰鳴沙其衆之

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

破朱泚

以武亭之功邀唐事見二百三十卷元年四月泚且體翻又音此

未獲賞是以

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將以城授我而遁

非我取之也

夏戶雅翻將即亮翻

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

言欲踐前言以

修舊好一日欲踐前迹以倚前好踐慈演翻好呼到翻

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

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

言嘗與渾瑊共討朱

泚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

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

尚結贊欲因盟却執二帥以取涇靈耳使疏吏翻觀

古玩

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復使

入吐蕃，語尚結贊曰：

驢陵如翻復扶又翻下同語牛倨翻

希全守靈，不可

出境。李觀已改官，令遣渾瑊盟於清水。

清水漢故縣唐屬秦州考異

日實錄：崔澣至，自鳴沙傳尚結贊言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同主之。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充入吐蕃使，令澣報尚結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充會盟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贊本怨渾瑊，故欲劫而執之。然則求瑊主盟，乃且令先歸。鹽夏二吐蕃意，非由唐出也。今從鄴侯家傳。

州

令力丁翻
夏戶雅翻

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

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

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

宋奉朝官者也
朝直遙翻下同

己丑

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

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黎樹既盟而歸鹽夏

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黎樹多險阻恐吐

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州坦夷

新唐書地理志平涼西
北五里有吐蕃會盟壇

時

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

申蔡留後吳少誠繕

兵完城欲拒朝命

朝直
廷翻

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

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

伯元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 閏月己未韋皋復與東

蠻和義王苴那時書

東蠻踏地二千里勿鄧豐琶兩林
各有大鬼主為之長苴那時勿鄧

鬼主也苴
子魚翻

使詞伺導達雲南

詞翻正翻又火迴翻
詞伺刺探之人也

庚

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

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初韓

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

成之混堯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

問玄佐

勞力到翻

玄佐卧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

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罪李晟兵

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史言張延賞妬功疾能之罪

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使曹王皋為

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 渾

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

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

好呼到翻下同

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

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

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

稱詔以瑊表稱示百官

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

李晟時加太尉故以稱之吐從瞰入聲好呼到

翻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

長西陲

李晟洮州人長事王忠嗣李抱玉皆有功名長知兩翻

備諳虜情

諳烏合翻諳悉

也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

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

朝直遙翻自古以來謂西戎為犬戎潘原縣屬原州本陰盤也

天寶更名時其地已沒於吐蕃環古以為城援元光謂
回翻洛口即水洛口在瓦亭川東北

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

與公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

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壕音豪塹

也柵測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
草翻

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騎奇寄翻趣
遠諭翻唐書

地理志原州有百泉縣五代史志曰後魏分平涼置長
城郡及黃石縣隋大業初改黃石為百泉宋白曰時已

沒著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

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卒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

遊騎數十更相覘索

更工衙翻覘丑
庶翻索山客翻

珣皆許之吐蕃伏

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

穿尺
絹翻

出入無禁唐騎

入虜軍悉為所擒珣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

禮服盟
會之服

虜

伐鼓三聲

伐鼓擊
鼓也

大譟而至殺宗奉朝等於幕中

譟則
竈翻

朝直
還翻

珣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衙馳十餘

里衙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

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

衙戶監翻過古禾翻
又古卧翻將即亮翻

死者至數

百人

是後劉昌為溫原帥收聚初盟將士亡
從者骸骨具棺槨衣服葬于溪水源

擒者千餘

人崔漢衡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

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

陳讀曰陣下同

虜追騎愕眙

眙丑

更翻驚視也

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卻寧軍西馳乃還

西馳者韓

遊琅所遠趣柏泉之軍也

元光以輜重資瑊

重直用翻

與瑊收散卒勒兵

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

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

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

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

直朝

通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

近鎮言邠寧之近鎮

上

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

倉猝之際不及遣中使令街使遞其表以示渾

明旦謂

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出幸以避吐

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

復扶又翻

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

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遣尚結贊

通唯李翻

至吐蕃境不納而

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

原州自廣德初沒於吐蕃

城邑墟矣
故曰故

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城以獻贊

普今失城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為命

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

之吾全軍覆沒矣

在河曲謂叱鳴沙時馬燧時叱石州不度河燧加侍中故以稱之

所

以求和蒙侍中力令全軍得歸

今當作令

奈何拘其子孫命

弁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

獨遣弁歸尚結贊雖有此言馬燧諱

之掩覆而不傳矣俱文珍歸則必言之於帝馬寧歸則必言之於渾瑊中外傳播燧不可得而掩也所以間燧者可謂巧矣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鄆州上聞尚結贊之言

由是惡馬燧

馬燧信尚結贊之言而為之請和既墮其計矣德宗又信尚結贊之間而惡馬燧又

墮其計焉然德宗但知惡馬燧而不知惡延賞又何也惡烏路翻

六月丙戌以馬燧

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

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

惡烏路翻去羗呂翻間古覓翻

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

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夾渾瑊而止張延賞慚懼謝

病不視事

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為河東

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

馬燧初鎮河東即親任李自良

不欲

代之為帥

帥所類翻

乃以為右龍武大將軍明日自良入謝

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

分扶問翻

誠為得禮然北

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為河東節度使

卒子恤翻

吐

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

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

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韋臯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

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趣讀曰促見賢遍翻下同

李泌初視

事

入政事堂視事也

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

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

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

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

此亦帝猜忌發見之一端也

卿慎勿報仇有

恩者朕當為卿報之

偽翻為于

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

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

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

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

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

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

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

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

惋局
貫翻

恐中外之變

不日復生也

復扶
又翻

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

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

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

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極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

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

之

樂音洛

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

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

悅烏貫翻樂音洛李泌不特欲使李晟馬燧無

自疑之心亦以德宗猜忌開廣而言之耳

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

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

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

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

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

事則有吏過兵過

吏部兵部主文武選凡奏擬皆過門下省百司奏抄侍中既審給事中讀

之有違失
則駁正

舍人則有六押

唐制中書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六典中書舍

人六人分押六司

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

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必請

復所減州縣官

是年閏月用張延賞之言大省州縣官

上曰置吏以為人

也

為于偽翻下誰為第為具為同

令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

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

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

當也

當丁浪翻

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

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

停字句斷
謂計其在

官之日叙資然後隨所減員而停其官又加以
文武兩選授以正員官與其元所居官同類者如此則

不惟不怨無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

此泌所謂冗官不減
者因請減而不除

上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復

故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

入駱谷

謂上自奉天
幸山南時也

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

泚叔明之子昇

考異曰鄴侯家傳及新叔明傳
皆作昇今從實錄及舊蕭復傳

及郭

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

相與齧臂為盟著行膝釘鞵

乘繩證翻著陟略翻膝當作膝徒登翻行膝以邪幅

纏足膊腸詩采菽斜幅在下傳云幅福也所以自幅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膝也幅束其脛自足至膝正義曰

邪纏於足謂之邪福釘鞵以皮為之外施油蠟底著鐵釘鞵戶皆翻更鞵上馬以至梁州

更工街翻鞵苦貢翻

它人皆不得近

近其新翻

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

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

第

部國肅宗之女初嫁裴徽又嫁蕭昇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部古到翻長知丈翻

密以白

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

泌薄必翻少始照翻

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

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

為于偽翻

泌曰必延賞

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

言延賞與昇父叔明有隙

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

中竹仲翻

而部國乃

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

請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

遠于顧翻

秋七月以昇為詹

事部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右

羽林將軍韓渾為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

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夏戶雅翻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時關東防

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

兩稅事始見二

百二十六卷
建中元年

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第

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

斂力贍翻泚具禮翻又音此權率者拘權而敷

率徵罰者吏民有罪罰使納錢穀以免罪而如穀徵之也凡此皆州鎮以充軍資點募強壯以自防衛

泚

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

草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

令力丁翻留使者留

以應本道節度觀察使徵調
留州者留以給本州經用

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

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

罪之

重設賞格告者依格給賞而罪其隱沒者

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

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

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

少始紹
翻樂音

洛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

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

為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度徒洛翻句音
句使疏吏翻

初河

隴既沒於吐蕃

代宗初年河隴陷
沒吐從瞰入聲

自天寶以來安西北

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

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

仰牛向翻臚陵如翻鴻臚掌四夷之客有禮賓院府縣謂

京兆府及其所屬赤縣畿縣也

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

不勝其弊

度徒洛翻勝音升

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

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

舉者舉貸以取倍稱之利也質者以物質

錢計月而取其利也

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傳其給

凡得四千人將傳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

政府謂相府也

泌

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

十年不聽歸乎

朝直送翻

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

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

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

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

或押牙

散老
重翻

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

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免供億
故喜

上復問

泌以復府兵之策

上復扶
又翻

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

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

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

比毗
至翻

經費不充就使

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

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

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

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

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

惡繒染為綵纈

歲徂浪翻惡繒積于庫歲年深以致脫惡者纈戶結翻撮綵以線結之而後染

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元色餘則入染色矣其色斑斕謂之纈

因党項以市之每頭

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

農器糴麥種

種章勇翻
下其種同

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

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

官為糴之

為于
偽翻

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

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

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

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

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

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

歸復扶又翻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

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

遣之

戍兵家口發赴邊鎮者本貫為給長牒所過郡縣續食以至戍所

據應募之數移

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

帥所類翻更工衡翻

亦喜聞

矣

喜許記翻

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

著直略翻

乃悉以府兵之法

理之

理治也

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

下無復事矣

泌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積漸而成帝遽謂之天下無復事是但喜其言之可聽而

不察其事非一旦暮之可集也

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

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木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

者什五六

自李泌為相觀其處置天下事姚崇以來未之有也史臣謂其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

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譟議能寤移人主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讖余謂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縱橫大言持黃老鬼神說亦智也泌處肅代父子之間其論興復形勢言無不効及張李之間所以保右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譏疾卒能自免可謂智矣至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

信泌而泌不肯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泌夷然當之亦
智也嗚呼仕而得君諫行言聽則置身宰輔宜也歷事
三世潔身遠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
所謂經濟之略邇未能為肅代吐者盡為德宗吐之豈
德宗之度弘於祖父邪泌蓋量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猜
忌刻薄直如蕭姜謂之輕已責直功如李馬忌而置之
散地而泌也恣言無憚彼其心以泌為祖父舊人智略
無方弘濟中興其敬信之也又矣泌之所以敢當相位
者其自量亦審矣庸非智乎其持黃老鬼神說則子房
欲從赤松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後為之泌終始焉
好之耳

壬申賜駱元光姓名李元諒 左僕射同平章

事張延賞薨

射實謝翻
薨呼肱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二